

存在与时间

顾文艳

后来还还原演变成了畏惧。于是我开始试图消解微信的强权。我尝试取消微信不同于前数字时代媒介的实时性。除了屏蔽消息，我还故意拖延已经看到的信息的回复时间。我习惯性地拖延，按照个人对事件轻重缓急的判断决定拖延的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小时到几天几个月几年不等。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为我自己争取了不少意外的时间权力，也就是延宕的权力。卡夫卡所有无名的主人公都在法的门前反复地提醒我们，世界上最强大的权力不是拒绝人的权力，而是把某一个人置于不确定状态的权力，也就是命运式的悬而未决。小时候常听大人劝导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尤其是在允诺他人的时候；办一件不太能办成的事，帮一个不太现实的忙，参加一场不太有价值的活动，见一些不太重要的人。你不能立即拒绝，他们总这么说，你不能立即把话说死。你必须拖延，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能给微信那头焦头烂额的人一个确定的回复——当你确定你拥有上帝般至高无上的时间权力时，就请肆意地挥霍吧。

但这么做不仅仅容易得罪人。这种行为本身就带有蔑视他人的意味。不尊重他人的交往方式违反了世上大部分现有的道德准则，比如康德的定言令式：永远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当代德国人的预约(Termin)文化可能也可以算是在道德理性传统下矫正人们滥用时间权力的天性。“预约文化”里的“预约”不是大众点评上随时可以取消的预约，也不是上级对下级拖延到最后一刻的“随时”的权力。预约文化就是要把话说满，把话说死，把未来的某一天某一刻、某一段生命时间交付给彼此。预约文化里的人们愿意相信话语，相信言行必果。预约文化寄托的“信”不是信息，而是信赖与信念。

所以，曾在预约文化里生存的我总提醒如今来到微信文化的自己不能太过火。故意延宕的时候必须懂得分寸。毕竟我针对的只是傲慢的微信本身，而不是想要琢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我针对的是微信“随时”联络的承诺，是这种数字时代交往无限可能性的最肤浅的表现形式。随时随地，你的整个世界、你的全部生活都在你的手机里；随时扫描，不容辩驳的存在与时间。酒席上扫二维码加微信的仪式总令我惴惴不安，尤其是在刚认识的陌生人发来一个名字、一串电话号码和一朵玫瑰表情的时候。“随时联系，随时联系”——加微信还不够，还要惠存电话号码，还要确保在那些不会到来的、需要互相帮助的时刻，我们能够随时联系。

或许其实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真正开始害怕微信。允诺的“随时”和不容故意延宕的消息让我看到了这个时代消解“即时”霸权的徒劳。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看到了微信小人隐秘的忧伤与希望。存在是在时间深处渐入人群，在人群深处寻找孤独。独影满怀希望地看着世界，忧郁地承诺着个人与众数“随时”的联络。“与人入群，在己无偶”，钱锺书曾引曹植与李陵文词中“众寡身单”的忧伤，并置于海德格尔的“独在-共在”说：“孑立即有缺陷之群居，群居始觉孑立”——独在是残缺的共在，独在的可能性正是共在的佐证。随时联系，时时刻刻，微信联系。我在数字时代的“共在”中看到了残缺的“独在”。我看到了黑色的时间和危险的存在。



2021年5月6日

春节过去半个月，母亲就想种土豆了。母亲拿出一只杭州篮，篮里排着五六行土豆，数数有二十三只，都是长出了芽头的。芽头是嫩青色的，芽尖处颜色偏蓝，而且有些晶亮。芽头半寸长，一寸长的很少，且多是三四个簇在一起，也有五六个的。母亲左手拿着土豆，右手拿着菜刀从芽头四周切下去，切出三角锥或者金字塔。不管哪一种切法，芽头都在那块土豆肉的中央。切好后，再将奋箕里的蓬尘灰涂在切面的周围，然后放入另一只杭州篮里。母亲拍拍手说，起来，去菜园，我们种土豆去。

种土豆不是累，而是烦。首先得整地。被整的这块地很大，是一畦长八米、宽两米的土地。整地时，这块地深挖到了一尺左右，底下铺着一层青草。母亲说这是基肥，马铃薯吃肥厉害，施了基肥可以使得土地肥沃，可以让土豆吃饱喝足。这块地铁搭已经铲了三次，土块也晒了三四个日头，地块已经疏松，并且已经做成了垄地。垄地一高一低，起伏有致，非常有气势。现在垄口开着，母亲将一只只芽头放进垄当中的土上，放一只，看一眼，芽头之间的距离是十公分。半小时后，芽头全部放好了，再拿起铁搭，轻轻盖上碎泥，碎泥有一虎口的厚度。盖好后，母亲蹲下来，再轻轻拍打土面，拍拍实。

我问，切成片的土豆还活么？母

公元1194年，江南草长莺飞，二十岁的南阳年轻作家陈鹤，踏进越州的许氏花园游玩，突然，他发现照壁上，有陆放翁的题诗，笔势飘逸，末尾有“书于沈园，辛未三月题”字样。

彼时陆游，近古稀之年，诗名早已大噪。许氏花园，以前叫沈园，辛未三月，当是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陆游二十七岁时题。小年轻看见著名作家的诗，自然要细读，陈鹤一句一句读下去，仿佛置身大诗人悲欢爱情场景中：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湿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首《钗头凤》词，词意并不复杂，内含感情却波澜壮阔，它如《诗经》中的《关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白居易《长恨歌》、苏东坡《江城子》一样，成了中国传统表达爱情的典范。

陆游的这场爱情，早已世人皆知，陈鹤自然也知道。陆游唐婉离婚后，又各自成家，几年后（周密记载应该是七年后，陆游三十一岁时），一个春日，陆游去禹迹寺南边的沈园散心，与唐婉赵士程夫妇相遇，唐以语赵，遣致问候，陆游怅然久之，从而题下《钗头凤》词。

名人的爱情，作家们持续关注，比陈鹤小差不多六十岁的周密，在他的《齐东野语》卷一里，记载得更详细。

周密提供了一个细节。晚年的陆游，居住在鉴湖边的三山别业，每次进城，他一定要登寺远眺沈园，无论晴空万里，无论烟雨濛濛，他的思绪总是会飞过时空，唐婉和她的《钗头凤》，字字骨立：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黄昏的雨滴，答答地敲打着窗，唐婉看着院子里落下的片片桃花，悲凉顿时袭上心头，务观呀，这花，落得不是时候呀，老天为什么将我们分开？是炎凉的事！是险恶的人心！唐婉的无声诉说，陆游能听得见。

这场爱情，给陆游造成了持续到终生的伤痛。周密继续举例。

绍熙壬子（公元1192），六十八岁的陆游再到沈园，他写下一首词，诗前有序：“禹迹寺南，有沈氏小

“东风”和“姑恶”

陆春祥

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阙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

枫叶初丹榭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龕一炷香。

一切都已改变，原来意气风发的青年，已成满头白发的老年，向谁去诉说呢？“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龕一炷香”，似乎，那些执著都已过去。

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

其实，这种执念，依然挥之不去。沈园的柳树都已经老了，陆游感叹，即便死去，他的魂魄依然会来沈园，这里是他们见唐婉最后一面的地方。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上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依然是明媚的春光，可是，沈园已经不再是那个时候的沈园，他已经不敢走那桥，因为桥下的春波曾照过唐婉昔日的身影。

上面两首诗作于庆元己未（公元1199），陆游已经七十五岁了。

年纪越大，这种想念越深，一种浸到骨髓里的深刻。

开禧乙丑（公元1205）岁暮的一个夜晚，八十一岁的陆游，梦中游沈园，清晨起床，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两首绝句：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萼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陆游的九千三百多首诗，有六千多首于晚年居住在山阴时，此时的诗风，已无雕琢，只是尽抒己意，在梦里，他都不敢去沈园了，两首诗里都写到了梅花，其实是一种暗喻，那见过他和唐婉爱情的梅花，依然香如故。桥依旧，波依旧，春依旧，只是心爱的人，早已成泉下尘土。一树梅花一放翁，或许，那梅花就是他自己。

南方地区的芦苇和水草丛中，生活着一种常见而普通的水鸟，性善怯，能游泳，也能作短距离飞翔，吃昆虫和小型水生动物，植物的种子也是主食。它们以细枝、水草和竹叶等编成简陋的盘状巢，每年五至九月生育女。繁殖期间，雄鸟晨昏都激烈鸣叫，发出一种“苦恶苦恶”的声音，人们都叫它苦恶鸟，古人称之“姑恶”。

淳熙十年（公元1183）五月，五十九岁的陆游，从抚州被罢官回山阴，闲居在家已经好几年了，以从六品官员领着一份薄薄的薪水（朝奉大夫，

主管成都府玉局观），写诗，接待一些方外朋友，闲得很。

端午过后，热起来的天气，逼得人们一件件脱下衣物。傍晚时分，陆游钻进窄窄的乌篷船舱，去夜游鉴湖，感受一下夏日夜里的风景。月光如昼，船沿着小河道缓缓行进，不久就进入了鉴湖宽阔的湖面。陆游不喜欢那种浩大而辽阔的平静，他让船工将船划向湖岸，贴着湖岸行，三五农舍，竹树掩映，几声犬吠，听起来让人舒心。鉴湖沿岸，他已多次行走，不少乡人都认识他。

忽然，前方传来“姑恶姑恶”的水鸟叫声。陆游一听到“姑恶姑恶”，内心立即涌上诸多伤痛，鲜活灵动的唐婉似乎就站在了他眼前。处于发情期的姑恶鸟，才不管湖边那艘小渔舟诗人的心情吧，它们有自己的爱情，为爱拼了命地叫。

陆游夜游的好心情被姑恶鸟的叫声破坏了。返回家中，仍夜不能寐，百感交集，各种影像轮番上映，于是有《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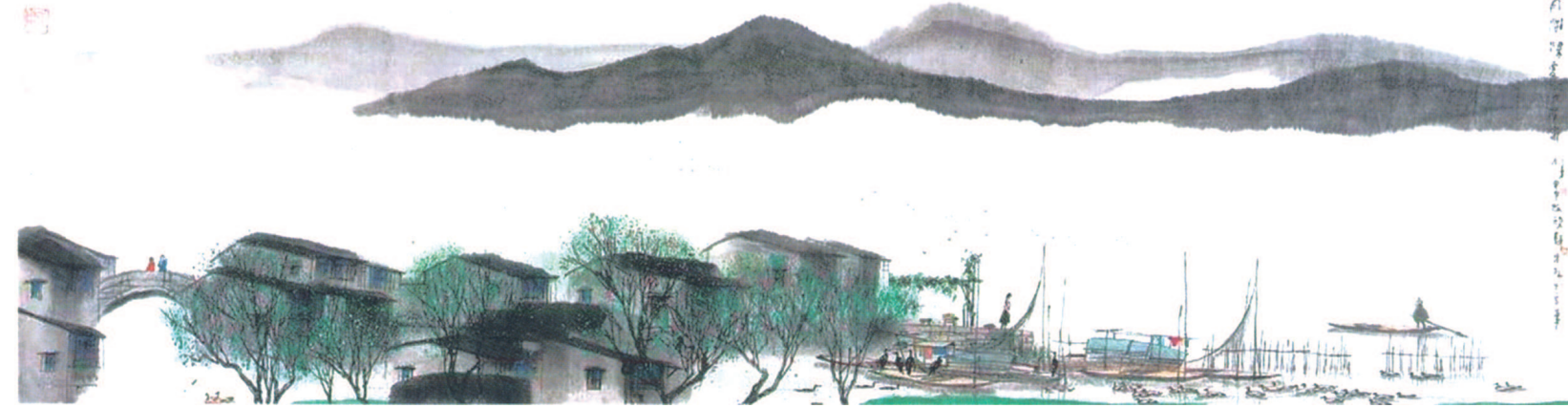
女生戴深润，未省窟墙藩。上车移所天，父母为它门。妾身甚甚愚，亦知君姑尊。下床头鸣鸡，梳髻著襦裙。堂上奉酒扫，厨中具盘餐。青青摘菹菜，恨不美熊蹯。姑色少不怡，衣袂湿泪痕。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命未谗言。放弃不敢志，所悲孤大恩。古路傍波泽，微雨鬼火昏。君听姑恶声，无乃遭妇祸？

这时的陆游，已渐入老年状态，世事洞明，对自己的情爱遭遇，他以前只是用“东风恶”曲折表达过，而今晚，那姑恶鸟的叫声，彻底将他久埋心底的怨和爱激荡了出来。

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唐婉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唐闲是湖州通判，祖父唐翊为鸿儒少卿。嫁到陆府后，恪守妇道，尊老敬长，勤勤恳恳，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家务什么的都做得极好，即便婆婆常常鸡蛋里头挑骨头，她也都忍着，暗自落泪，婆婆对她越来越不满意，原因只有一个，她没有生出男孩。最后被赶出陆家，唐婉也没有表示怨恨。今晚，古道旁，湖上空，微雨伴着惨人的鬼火，那可怜的鸟叫声，声声不断，那是唐婉的冤魂吗？

姑恶，苦恶，姑也就是婆婆。陆游在叙述自己母亲的时候，表面似乎平静，但语气中却深含着一种无奈和不满，他语气反抗，可总是那么软弱无力，母亲的权威就是一堵沉重的墙，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错错错，陆游自己难道没有错吗？！想起唐婉，他就恨自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书上说的。真正的农民说：“种啥出啥，种啥生啥。”一粒种子，放进了泥土，不多时，就可以变成一棵新芽，变成一株嫩苗，变成一种果蔬。有自然的朝阳与雨露，有自己的生长周期，有农人的照料与呵护，生命就可以得以延续而蓬勃生长。总之，不死之物要想长生不老，首先要靠自己，二要靠别人，三要靠土地和阳光，反正一样都不可缺少的，你说是哇？



太湖深处是我家（国画）杨明义

菜园里的不死之物

高明昌

亲笑了笑说，当然活着，到了土里，不消一周，就能长出苗苗来，以后就能生出更多的土豆。

三个月过去，六月中旬到了，土豆好吃的时节也到了。母亲让我跟着去起土豆，撩开一排土豆秧，顺着茎根起开泥土，最后看见了连着茎根的一长串一长串的土豆。土豆最大的像鸡蛋，有六七个；大多数与麻雀蛋一般大，最小的比黄豆大一点点，倒是滚圆的。母亲问，你看见了啥？我说看见了土豆——我终于知道，土豆原是不死之物，可以一个芽头变成一串土豆，像死而复生。但这样的机会是母亲给予的——土豆要想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自己的生命，让生命更加灿烂，就得把自己长好看的样子，因为母亲选择留种的标准就是看品相。

这菜园，不死之物并非只有土豆。

很难忘记的还有花生。花生在海边村叫长生果，也叫花生果。我十来岁左右，花生是很难吃到的，只能到

年底时，南汇的舅舅捎来一二斤。母亲视若珍宝，非要年初一过了后才油余一碗当菜吃，要吃好几顿的。余下的花生母亲藏了起来。四月到了，母亲说我们种花生去。花生种法与土豆种法有点不同：一是花生直接放入泥土里，二是地面不需要起垄，三是泥土不需要深挖。只需将烂泥捣碎成鸡鸭粪的大小即可。不过，母亲说这泥土最好先晒上一两个太阳——一两天的意思，将泥土晒晒香。晒熟的泥土花生出芽轻松，芽头也不容易被虫子咬掉。花生播种是排排对对的，所以长出来的叶面也是一长排一长排的。花生要半年时间才能起底。起底的花生是一络一络的，颜色雪白。花生节壳大多数是两节，一节的很少。母亲说，花生生长多长少，长长小小，长圆长扁，除了种子的质量，主要看地力的壮与不壮。

从我懂事起，老家种得最多的是山芋。母亲说种山芋去了，手里拿的



地瓜的留种不是地瓜果实，而是地瓜秧上花朵里生出来的果实，这种果实就是地瓜的种子，是用来落种的。种地瓜不需要起垄，平地就可以，但地泥需要细耕，细耕才能蓬松，而且要放地脚肥——泥底下放草肥。地瓜的根系又粗又长，吸收营养不含糊，而且比山芋强，相互渗透厉害，所以行距要大。地瓜收获的季节与山芋同期，地瓜收获时，大家都感到惊奇的。一根苗下，地瓜通常有七八个，大的比拳头还要大，三角形，底座宽，是坐在土里的，很稳扎。地瓜比山芋甜，水分比山芋多，肉色比山芋白，肉质嫩滑，且有一股淡淡的果香气味。这气味带点青草韵味，地下的虫子不太喜欢吃，啃一啃就不愿啃了，所以圆无比的地瓜不多，一般都有大小不等的浅浅的坑洼，有长条的，也有圆形的，都是虫子尝鲜留下来的印痕。它影响了美观，却不影响丰收，更不影响食欲。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书上说的。真正的农民说：“种啥出啥，种啥生啥。”一粒种子，放进了泥土，不多时，就可以变成一棵新芽，变成一株嫩苗，变成一种果蔬。有自然的朝阳与雨露，有自己的生长周期，有农人的照料与呵护，生命就可以得以延续而蓬勃生长。总之，不死之物要想长生不老，首先要靠自己，二要靠别人，三要靠土地和阳光，反正一样都不可缺少的，你说是哇？



「文匯筆會」
微信二维码